



AI生成图

抬谷

□朱宝珠

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住在粮站边的人，都想去粮站干零活赚点钱。而来钱最快的，要数有季节性的夏秋粮入库——抬谷。因当时粮站的谷物进仓，全靠临时招人来完成。

那年我正读高中，暑假里总想找点事做做。我家的斜对面是粮站，看到邻居到粮站抬谷很是眼痒，便设法托人也想去试试。可是，抬谷人是粮站预先招集，人数是固定好的，我郁闷焦急实在没用。一直到暑假快结束，隔壁阿婶跑来告诉我，与她搭档的抬谷人病了，让我去顶替几天。

我跃跃欲试，跟着阿婶做抬谷人去。午后的粮站河埠头，停满了装载着稻谷的水泥船。看这繁忙的阵势，阿婶连声催促，我一路小跑来到仓房前。只见长方形的仓房洞开着两个特大的仓口，背阴处站着一长溜抬谷人，有男有女。我好奇地瞥了瞥，只见个个头上顶着湿毛巾，右肩上斜绑着棉垫子，脚上穿着连鞋袜，长长的棉纱袜子用布带牢牢系在脚踝头上，从头到脚全副武装。不明白为何要如此怪异地打扮。

缴公粮卖余粮的农民，把仓房前的水泥晒场，圈成一块块。他们把挑来的稻谷摆放在各自界域里，双眼紧盯，专心守望着。验谷员穿梭在谷箩间，不时把验谷器插入箩中，抽出稻谷，放在嘴里嚼嚼，又用小小的木制手磨，磨出米粒。他用最原始的方法，检验稻谷的干燥率和出米率。他的手一挥，“过磅”一声吼，这片稻谷检验就算合格了，抬谷人似剑出鞘，快速开工。我拿着杠棍战战兢兢跟在阿婶后面，看她系好了箩头绳，立马弯腰把杠棍穿进去。我抬在前，阿婶殿后，跟随着抬谷队伍，依次抬着谷箩过磅。这些抬谷多年的老将，个个驾轻就熟。只见谷箩抬上磅秤后，前后两人悬空提着杠棍，直接就能过磅了。我头次抬起100多斤重的谷箩，走路稍稍踉跄了一下，接着就走稳了，然后把稻谷倒入空空的仓房里。一眨眼工夫，三四船稻谷全都进了仓。

下午4点钟光景，挑着谷箩的农民成群结队、络绎不绝进粮站。仓房前偌大的水泥场地，被源源不

断挑进来的谷箩放得满满当当。我头次抬谷，遇上抬谷“旺季”了。粮站即刻采取了应急措施，在仓房的另一头也置上磅秤，过磅左右开弓，抬谷的速度刹时加快。进仓的稻谷聚沙成塔，越堆越高。我抬着谷箩艰难地行走在谷堆上，汗水顺着脸颊不断往下淌，钻进鞋子里的谷粒，硌得脚底说不出的难受，肩膀也被杠棍压得生痛。水泥地上的谷箩，这边刚抬空那边又堆满，没完没了。唉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！监仓员不时提醒抬谷人：往高抬，往高处倒。趁着空箩过磅的间隙，我脱掉鞋袜，倒出谷粒，又跑到开水房喝水。此时，阿婶也匆匆过来，急急解下自己肩上的棉垫子，不由分说系到我的右肩上。又掏出细麻绳，要我紧紧扎住袜子口。我这才弄明白，抬谷人怪异的“全副武装”的作用和好处了。

夕阳西下，挑着谷箩的农民依旧一拨拨进来。仓房里的稻谷早已漫到仓口，仓板也加到了一人多高，从地面到仓板上，并排斜搁着两条长长的跳板。我跟阿婶抬着谷箩，走在晃晃悠悠的跳板上，有了阿婶给的垫肩，肩隔头顿时感觉好多了。等我卸下杠棍，扭头一看，发现阿婶竟把谷箩紧挨着她自己，把大部分重量压在她自己肩上，怪不得谷箩越抬越轻。我心里很歉疚，感到拖累阿婶了。可阿婶爽朗地说：“不要紧，我已练出来了。”

我们“九杠”，18个抬谷人，像蚂蚁搬家似的，一箩一箩，总算把大仓房倒得满满囤囤了。抬谷工钏是当场结算的，按人平均分发。我拿到3元4角2分（当时一月的工资一般三四十元），真没想到有这么多，喜悦顿时冲淡了极度疲劳。这沓由元、角、分组成的钞票，是用滴滴汗水换来，还有阿婶对我的关照与帮助。

我做了3天临时抬谷人，挣得10多元钱，足够我一个月的生活费。其实，去粮站抬谷，有人并不是单纯为赚工钏。抬谷人中，除了为补贴家用的大婶大嫂，更有小学老师，初高中学生。年轻时吃点苦流些汗，不乏是人生的体验和磨炼。抬谷时间虽短，留给我的却是一生难忘的记忆。

钥匙

□陈红连

我很小的时候，非常渴望像妈妈一样拥有一枚钥匙。小小钥匙，仿佛童话中的魔棒，有了它，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能一一打开，真的太美妙啦。妈妈那枚神奇的钥匙，小小的，铅沉色，平时不知道藏在哪里。每当爸爸把工资交给妈妈的时候，妈妈总是笑着，欢喜地接过，然后愉快地掏出一枚小小的系着红绳的钥匙，插入方块形的锁孔中打开那只樟木箱，把不多的钱小心地塞入一个小布袋中。樟木箱里，有几件妈妈出客备用的新衣服、半新的毛衣、装在铁盒子里的重要小物件、陈旧的屋契文书……几乎包揽了家中所有的重要物品。

可是那时候的乡下，几乎家家户户门不上锁，密密的木槿篱笆权当围墙，正中用竹片订一扇竹排门，透光亮眼，半身高，边上系根绳子打个结套住旁边的木桩子，就是锁了，不为防盗，更多的是防止鸡呀狗呀猫呀进门来捣乱。天黑了，夜的幕布扯下来了，家人们各自忙完休息了，房门一关，门闩一上，也不用锁，根本用不到钥匙。

真正拥有一枚钥匙的时候，我已经10岁了，转学到镇上学校读书，住在爸爸的单位宿舍里。因为年长于弟弟妹妹，爸爸把这枚钥匙交给我保管。这是一枚金灿灿的平片钥匙，插入“司必灵”锁眼中，咔嚓一声，门轻轻松松打开了。这枚钥匙，连带着一份信任生出来的自豪，很长一段日子里，天天安放在我的裤兜中，陪伴我往返学堂、宿舍，走过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时期。

拥有这枚钥匙后不久，我羡慕起拥有一大把钥匙的爸爸来。爸爸是电影公司里的一位放映员，负责收票、检票、管理场地。每当影片胶卷到

了，他骑着自行车到车站接载过来，开锁送到放映室。晚上电影开场前半个小时，他开锁打开电影院收票的门，开始检票。电影快终场了，他又打开两边的边大门，便于散场后人流分散疏通。有时候电影放到一半停电了，爸爸迅速打开手电筒照路，来到发电间门前拿出钥匙打开发电间的门，用柴油机发电，电影就能继续放映下去了。爸爸的一大串钥匙，用一个大匙环串起来，一个大匙环中又挂上一二个小匙环，每个小匙环内再串上多枚钥匙，环环相扣，抵得上我一只小拳头大。最让我敬佩的是爸爸的好记性，他能快速地找到需要的钥匙，插入锁眼中，“嗒”一声，门开了，百发百中。

成家立业后，我也拥有了一大串钥匙，家里的大门、客厅、卧室，女儿家的，婆婆家的，单位办公室的。随着年代的变换，门锁越配越高级，钥匙的花样也越来越多，长的短的大的小的方的圆的都有，材质也越来越好，不知不觉间拥有的钥匙越来越多了。这个时候，心里再没有了当初拥有它们的快感了，相反，众多的钥匙串在一起，很有分量，放包里，沉甸甸的，拎来拎去，成了一种累赘。

首先改变钥匙命运的是女儿家，用上了指纹锁，发光的钢质钥匙抛弃不用了。后来家中安装了监控，客厅、卧室也不用上锁了，弃了这些钥匙，顿觉轻松。新家更是直接安装了智能锁，人脸识别，人往门前一站，门应声而开，哪里还用得到钥匙？到如今，我口袋中只剩下一枚钥匙了，那是单位办公室的钥匙，或许不久的将来，这枚钥匙也要消失在时代快速发展的时空中了。



如今，作者手上只留下这一把办公室钥匙。